

中国的康塔塔 (Cantata)

翟美华

每年五月华府地区的《海华合唱艺术节》，参与者众，总是坐满满一礼堂。本人也总是那满堂中的一份子。然而在众多的合唱发烧友中，对合唱艺术起源和形式有充分了解的恐怕不足N分之一吧。本人也是给那N数加码的一个1。当了数年合唱发烧友，Cantata 一词第一次走进我的扫盲级音乐词汇积累还是今年年初，从两个知青朋友先后送来《岁月甘泉》在耶鲁大学和卡纳基音乐厅上演的海报上看到的。这个永远的学生查了维基百科(手里实在没有什么别的好字典)，方知康塔塔 (cantata) 来自意大利语 cantare (歌唱) 一词，是17世纪初产生于意大利的另一种声乐体裁，和器乐里的 sonata (奏鸣曲) 联姻组成一对，“以抒情性或戏剧性叙事诗为基础，由宣叙调、咏叹调和重唱等段落组成，有乐队伴奏，是一种为声乐家们、合唱队和乐器演奏家们的表演，以诗体故事为基础的作品。”(摘自 <http://zh.wikipedia.org/wiki/康塔塔>) 原来如此！那我和康塔塔应该是“老友”了，早在学生时代就唱过全部的《长征组歌》，几年前在华府地区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时唱过《黄河大合唱》选曲。只不过那时我还不知道康塔塔这个洋名，只知道她的中文名字叫“大型叙事组歌”，简称“组歌”。

鼠标下滑，沿着康塔塔的词条接着看，知道了一个意大利作曲家 Alessandro Scarlatti (1660 - 1725) 曾作过600多首 Cantata。这个世界可真是太小了点儿！这段时间正在跟老师学唱 A. Scarlatti 写的 *Sento nel core!* 老师常说 Scarlatti 的作品有多好多好。那咱们中国有多少 cantata 呢？屈指细数，《岁月甘泉》应该是继《长征组歌》和《黄河大合唱》之后可数的作品之一吧。《岁月甘泉》以 Cantata 的音乐艺术形式向人们讲述了在那个特定的年代，成千上万的都市初、高中学生远离父母故乡，在中国的乡村、林场、海岛等地经历了人生的转折，度过了让他们终生难忘的“知青”岁月。叫他们“青年”倒没错，但有多少“知识”那就难说了。很多文革中的学生连“娘”和“炕”字都不会写，下乡后写信回家，告诉妈妈“跟大‘狼’睡在一个‘坑’上。”21世纪的今天，耶鲁大学的一个叫 Austin Woener 的美国学生把“知识青年”翻译成“sent-down youth”。好一个“sent”，好一个“down”！这个翻译贴切得简直应该得中国的 Pulitzer 翻译大奖（假如有谁愿意设这个大奖）！

作为一个合唱发烧友、一个当年的“sent-down”，我用心地且挑剔地听了《岁月甘泉》在北京国家大剧院的全部录音及在卡耐基音乐厅的部分录音，包括供歌者学习用的不带歌词的“音乐分解”。“用心”是因为那个故事是我的经历，我想知道演绎我的经历的人是否表达了我的意愿。说“挑剔”则是因为我是个合唱发烧友。音乐会不是诗朗诵会，来听的人更多的是为音乐而来。叙述那个时代的音乐，是玫瑰色的？是黑白的？还是灰暗的？多年的习惯，让我从不以

媒体的评价来判定一个作品或一台演出的实际效果。大家审美观不同嘛。谁不知 One man's meat is another one's poison ?

带着一副“挑剔”的“耳朵”，我开始认真地听《岁月甘泉》并告诫自己：“相信自己的耳朵，甭管别人怎么评。”组歌的第一乐章一开始，一组管乐奏起一串听似重复的音符，音乐由远而近，中间不断加入其他不同的器乐合声，音乐的层次由单声到多重，后加入铜号的浑厚，仿佛是那来自时间和空间远方的记忆，徐徐向我走来，一路上音乐从单调“独白”变成了“复调”组合，是不是预示作品从“个人叙事”走入“宏大叙事”？那合唱、领唱、重唱的旋律，翻开了几十年被岁月尘封的往事，把我带回到 40 年前我的青涩年代。《岁月甘泉》共八个乐章，九首曲子，故事跨越了 40 年，把两千多万人的一段特殊经历，以音乐的形式讲给现在的人听。当听到第 6 乐章《山的壮想》那沉厚的男中音唱出：“山有山的壮想，海有海的沉醉。没有什么比生命更可贵！”时，泪水止不住地涌了出来。我对其他乐章音乐的理解也还靠谱，唯一的一处误解是第七乐章《我们回来了》。听音乐是欢快跳跃的，我以为是写知青返城的心情呢。后来看歌词才知道写的是 40 年以后知青回访第二故乡的心情。2007 年我也回过当年住过的地方。心情蛮复杂的，因为 38 年以后的那里一片衰颓，远不如当年我们在的时候。那里现在的人告诉我们他们很怀念有我们的日子，因为我们带去了人气和朝气。不过这个不是本文的话题了。听了不同版本的《岁月甘泉》录音，我感谢曾被 sent-down 的霍东龄、苏炜、耶鲁大学驰名欧美的交响管乐团及百余合唱歌手，如实地以音乐语言再述了我们的故事。不管那段经历如何，故事里的人的命运怎样，当年的 sent-down youths 有谁会想到 40 年前那段经历会成就中国现代音乐史中一个康塔塔呢？！

因为是唱歌发烧友，我注意到北京版《岁月甘泉》里“一封家书”的女高音领唱用的是中国民族美声（大概是金氏）唱法，而卡纳基音乐厅的领唱似乎用的是更接近意大利美声的歌剧唱法。当领唱陈旻唱到最后的一句“妈妈啊，女儿想你，我想……你”的时候，我的心不禁一阵颤抖——那个咏叹呼出了当年多少孩子的无奈和绝望！对陈旻我也不算完全陌生，前不久一个歌友送我一个 Youtube link，向我推荐一首歌，歌者便是陈旻。我记住了那个名字因为我不知道“旻”字的读音。美国版的《岁月甘泉》让陈旻走进我那个不长的 my favorite list。期盼 10 / 23 日在音乐厅现场聆听陈旻的独唱。另一个来自海峡对岸的歌友告诉我，她的朋友费越也在《岁月甘泉》里领唱。这几天又听说康州地区一个歌剧合唱团体的非华裔朋友也用中文参加《岁月甘泉》的演出，这让我想起印第安纳合唱团的洋指挥用英语告诉团员们怎么处理《岁月》合唱的排练录像。是音乐的魅力，还是那特殊的青春的故事，让她集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年龄，甚至不同语言的人们于自己的麾下，大家共同讲述一个故事，共同演绎一个中国的康塔塔？！